



检察技术人员林远昊(陈星旭饰)

悬疑剧《真相》热播，
编剧李昭：检察技术人员
的工作就像搞科研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重证据轻推理

检察技术工作
首要“证据先行”

《真相》区别于其他悬疑作品的亮点，在于其重证据而轻推理。李昭说：“比如我们很熟悉的《福尔摩斯探案集》，最精彩的地方是主人公靠聪明才智，把很多看起来零散的东西整合在一起，从而得出真相。但《真相》是反过来的，我们的重点在于如何在看似没有证据的地方找出证据、如何在犯罪嫌疑人破坏证据之前保存证据，这些争分夺秒的地方都是很精彩的。”

“证据先行”正是检察技术工作的最大特点。在李昭看来，检察技术人员的工作就像是搞科研：“公安机关会说‘破案’‘侦破’，但最高检技术中心的老师们关注的是有没有证据、证据够不够充足。他们非常严谨，不会说根据这个证据可以推断什么。”剧中，陈星旭饰演的林远昊就有着非常典型的检察技术思维：他不推推断，只收集和呈现证据；盖玥希饰演的林岚一开始喜欢下判断，就经常让林远昊看不过眼。

接触到真正的检察技术人员后，李昭感叹，他们都非常有信念感：“他们可以为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连续工作很久。比如反复看几十甚至几百小时的监控录像，就为了找关键的0.1秒决定性证据。我们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都不觉得自己有多么厉害，都很云淡风轻，觉得自己就是在做好本职工作。对他们来说，司法公正得以真正体现，他们的工作也就值得了。这种信念真的非常崇高，很感人。”李昭举了一个例子：“采风的时候，我们接触过一个做电子证据的老师。他以前经手过一个诈骗案，嫌疑人电脑里有大量转账记录和交易明细，但他就是不肯说开机密码。现有的几种常用的破解方式都不太能解决，最后这个老师想到一个对嫌疑人很重要的日期，一试果然就能开机。这个案子办得很成功，虽然过去很多年，但我们仍能清晰感受到他的欣慰、快乐和满足。”



用证据觅真相

TRUTH

检察技术题材悬疑剧《真相》正在优酷独家热播。该剧讲述了以林远昊、林岚为代表的检察技术人员，运用各种高新技术手段，协助攻克了碎尸案、国宝失窃案、大马被杀案等多宗诡谲的疑难案件，维护公平正义的故事。

作为一部悬疑剧，《真相》的确有其新颖之处：大部分悬疑剧爱讲推理，《真相》却把“找证据”放在首位，向观众科普了“检察技术人员”这一职业以及痕迹检测、影像视频研究、司法心理等高科技检察技术，做得颇为扎实。近日，该剧编剧李昭接受了媒体采访，她表示：“检察技术人员最核心的工作特点就是‘用技术说话’，找别人看不到的证据。所以在创作《真相》的时候，我们的悬念点都围绕着‘证据’来设计。”

最高检作指导

犯罪手法和案件核心都有原型

对大部分人而言，检察技术人员是一份陌生的职业。《真相》开播之初，不少观众看到男女主人公林远昊和林岚穿梭在办公室和犯罪现场之间，既要搜证又要分析案情，不禁疑惑“为什么检察人员做了公安的事？”李昭解释：“有一种方式叫‘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公安是第一线，但如果检察院觉得证据链有问题或者证据不足，他们是可以启动自行侦查或提前介入的。而且公检法体系里也存在大家互相督促、互相监督的工作方式。”《真相》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联手办案也有一段颇为戏剧性的展现：在全剧第一个案件——碎尸案中采用了勘查和审讯同步进行的方式：检察人员在现场勘查，并把勘查结果即时给正在审讯犯人的公安，帮助公安攻破犯人的谎言。

《真相》在创作阶段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该剧剧本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厅(重大犯罪检察厅)、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进行指导，李昭透露：“还没拿到详细资料之前，我先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这是检察工作依靠的重要法律。之后我们采访了很多做检察工作的老师们，最高检也给了我们几乎是浩如烟海的文字资料，包括法律上的、工作程序上的，还有各种案例和论文。”

《真相》故事线从最初的杀妻案引出出国走私案，以一个单元案件扯出一张大网，当中不少案件都有真实原型。李昭表示：“有一些案件是我们采访时检察老师提供的案例，我们会把它扩大化，或者把几个案子捏在一起，变成一个新案件。犯罪手法、案件核心大多是他们提供的，我们则是把案子跟剧情和人物进行贴合。”

搞事业放首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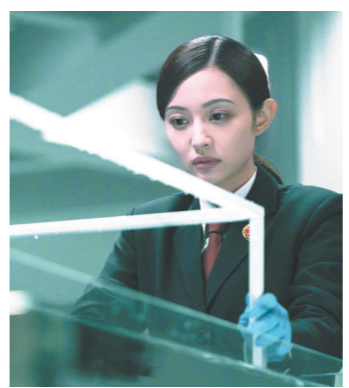
感情戏会影响主线剧情推进

李昭表示，剧中的林远昊、林岚和反派白羽这三个主要人物没有特别具体的原型，但在创作中也融入了现实检察技术人员的一些特点：“比如我们设计林岚和林远昊都比较喜欢跑步，剧中用几个跑步场景展现他们不同的状态。这是因为我们在采访时，有几个老师不约而同地说他们的解压方式是跑马拉松。我们觉得这特别有意思，就直接用到主人公上。”

第一集中，林远昊和林岚阴差阳错住到同一屋檐下，这个偶像剧常用的桥段让不少观众担心剧集会变成披着悬疑外衣的爱情

剧。不过20集过去，两人仍然是战友、是手足，并未出现爱情线。李昭坦言：“整个故事的核心点不在情感上，如果刻意去写男女主角的感情，会影响主线剧情的推进，也很影响我们真正想写的东西。在塑造林岚和林远昊的时候，我们觉得两人的互动和情感有很多种方式，不一定是爱情。现在两人之间是一种兄弟一样的友谊，这样也挺好的。”

林远昊和林岚从最初的欢喜冤家变成“最佳搭档”，互补的性格颇有看点。李昭透露，《真相》中还用了不少细节来暗喻两人的性格：“林远昊的性格中有内敛的一面，他曾经因为冲动而受罚，所以他心里一直有点自责和后悔。我们设计他开一个小破车，这表现出他在当时冲动打人之后的心理，并非心安理得，而是在反省自己。林岚的性格比较直爽、粗线条，所以她骑一个大摩托车。我们其实设计过很多不同的方案，包共享单车、小小的电动自行车等等，但都没有开摩托帅。现在她开着挺帅的摩托，林远昊开一个小破车，这种同框画面还挺好笑的。”



检察技术人员林岚(盖玥希饰)

还原真实大案致敬缉毒警
《猎毒之闪狙行动》
今日登陆爱奇艺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摄影/宋金峪



10月26日，电影《猎毒之闪狙行动》首映礼在广东警官学院举行，这部以真实大案为基础创作的缉毒电影今日开始在爱奇艺全网独播。

影片《猎毒之闪狙行动》以缉毒警为第一主角，首映礼在广东警官学院举行，无疑是一个颇具仪式感的选择。出品人、总制片人刘展宏对广东省公安厅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透露，片中部分缉毒警由公安厅特警亲自上阵出演。

董政、李辛笛、彭皓锋等主演也现场分享了电影拍摄过程中的精彩幕后，并向缉毒警的牺牲和奉献致敬。董政感慨：“缉毒警面对的是黑暗，却把光明留给了身后。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做防线，抵抗着世上最黑、最恶、最凶险的角落，用自己的生命把平安留给了身后的人民群众。”

《猎毒之闪狙行动》以广东特大缉毒案件“GG计划”为真实原型创作，片中既有激烈的打斗场面、刺激的飙车追逐，也有远程精准布控的海岛狙击战，真实再现了一线缉毒警惊心动魄的破案内幕。首映礼之后，观众纷纷表示：“太燃了！”

关于影片的真实感，出品人、总制片人刘展宏解释，《猎毒之闪狙行动》对“GG计划”案件原型的还原度高达70%。



海南之称天涯可谓有余，言为海角则嫌勉强。
要说请到海角来，其实来的应该是广西北海

向海约千年

□陈桥生

因一曲《请到天涯海角来》，许多人来到了海南，来到三亚“天涯海角”石前留影。可细论起来，海南之称天涯可谓有余，言为海角则嫌勉强。要说请到海角来，其实来的应该是广西北海，而非海南。

海南称不上“角”，北海、北部湾，才是名副其实的角。早在北宋时的廉州合浦，就已经建有“海角亭”，海角亭碑记释其名，即是因“郡故有亭曰海角，盖因其地在南海之角。”南海之角，曰海角；南海之北，今称北海。所以，我们心向北海，脚步却是一路朝南。

车到海角亭，正值中午时分，烈日当空。南国的初秋，不减盛夏的温度，直射的阳光，令人晕眩。可一路进亭庙，一阵清凉袭来将人裹挟。“蒹葭堂前林，中夏积阴”，小院内一棵白兰树遮天蔽日，几乎将整个亭庙纳入自己的庇护范围，贮藏着满院的清凉。地面因而常年积起一重青苔，需要极其小心才能通过。抬头见亭，亭前柱联：“海角虽偏，山辉川媚；亭名可久，汉孟宋苏。”亭后矗立的即是“古海角亭”碑，已斑驳脱落。

不仅海角亭，还有还珠亭、孟尝祠等，无处不在传颂着“珠还合浦”的美谈。合浦，以盛产珍珠闻名。据称，由于之前汉朝派往合浦的太守贪得无厌，搜采无度，使珍珠濒临灭绝，以致连珍珠都对贪官不满，纷纷迁往其它海域。东

汉孟尝任合浦太守后，革除前弊，与民休息，实施有限度开采，使珠母有繁殖的余地，外逃的珠母遂又纷纷回迁合浦。这是一份警醒，对大自然当心存敬畏，过度的开发，必然要遭受自然的惩罚。君子爱珠，取之有道，现代的生态文明理念早已践行于约两千年前的海角之地，它比明珠更恒久，更璀璨，更耀眼。

走在合浦的大街上，每一道风，都散发着海的味道；每一缕阳光，都透射出珍珠的光芒；每一个故事，都离不开珍珠与海洋。

有一位珍珠女子，比太守孟尝更早来到合浦，她就是当时京兆尹王章的妻子，也是史载最早贬徙岭南者；但她没有留下姓名，史书中相关的只有一句：“(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

王章之死，是因为得罪了国舅大将军王凤，也就是篡权西汉的王莽的叔父。死后，其妻子儿女，被徙往最遥远的合浦之地。时间约在西汉成帝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的冬天。

属于她的一行文字。文字足够简短，甚至显得有点不知所云，可追溯南珠的历史，谈论女人的珠光宝气，那就必须，也只能从这个女人开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这样一位珍珠女又是如何炼成的？

《汉书·王章传》只有简短的500余字，记述其妻子，也就是这位珍珠女的篇幅字数，甚至超过了王章本人。其记载的三件事，为读者刻画出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形象。虽然事情都发生在她到合浦之前，但史家的春秋笔法，足以告诉我们，她之所以能发家致富，绝非偶然。

其一，王章困厄未显之时，卧病在床，躺在给牛遮雨用的蓑衣中，忧悲泣哭，是谓牛衣对泣。其妻怒呵之曰：“京师尊贵在朝廷人谁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

其二，及王章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当知足，独不念牛衣中涕泣时邪。”困厄之时激其奋起，得意之日诫其知足，是为贤妻。

从王章最终的下场回看，就更能见出其妻子于人情世故方面的练达。王章为王凤所举荐，事后却非议弹劾王凤，借日蚀之象，上奏封事，言凤不可任用，宜更选忠贤，为凤怨恨之深切可想而知。倘若当初他能听从妻子的忠言，止奏封事，作为个人，他至少可以逃过此劫的。

其三，“小女年可十二，夜起号哭曰：‘平生狱上呼囚，数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刚，先死者必君。’明日问之，章果死。”小女聪慧如此，可见教导有方，良母之功也。

贤妻良母若此，终无力阻止憨直的王章一意孤行，并最终走向毁灭。只是在王章死后，在万里之遥的合浦之地，她才像合浦珠一般，发出了熠熠夺目的光辉。我们甚至不知道她姓甚名谁，但笼罩在她身上的神秘之光，不能不让后人惊叹神往。

其实，那时的哈尔滨也不输法国。1903年毕业于莫斯科绘画学校的格鲁申科来到哈尔滨圣尼古拉教堂，画了哈尔滨

住在那里埃拉时的雷诺阿喜欢让家里的胖厨娘当模特，每次画完都是那句话：“赶紧的，穿上衣服快去煮晚饭。”想起这句话眼前不禁浮现深褐色、皮肤系着白围裙的胖厨娘跑向厨房的场景。雷诺阿的前前后后有西斯基、高更、莫奈、毕沙罗等一众印象派大家，那时的法国群星闪耀。

我中了什么邪喜欢上艺术说不清了。上小学时，我的画画老师叫何守文，我们学校教美术最棒也是长得最帅的一位。三年级的时候，我在粗糙的绘图纸上画了一颗松树：老树枯干，松针片片。一天上午，老师举着我的画给同学们展示。记得当时班级里有一个比疯狗跑得还快的野小子，他的淘气鬼摆着是找茬儿那种：看谁谁不顺，瞧哪哪别扭。何老师器宇轩昂，不紧不慢：“你是要找流氓来揍我吗？我不怕。你找流氓来揍我，我揍流氓。”

多年以后，我在道外的框镜店见过何老师，他讲老家双城掌故，讲他画过的那些巴掌大的小画，讲他逛古籍书店的趣闻。

满脸的风霜透着旧日梦境，关山无限，如故如新。

搭上艺术的边是在我上高一的时候，我参加了中央美院暑期班，跟张立辰学花鸟。那时我还每周有两个晚上在买卖街的新民小学跟王田老师学写颜体勤礼碑。给我开蒙

史上的第一张圣像壁画《圣灵降生》。其后的几十年，斯捷潘诺夫、基奇金、扎多罗日内伊三兄弟、洛巴诺夫这些绘画好手名气 and 作品火不过马蒂斯、塞尚，却也让哈尔滨成了名噪一时的艺术重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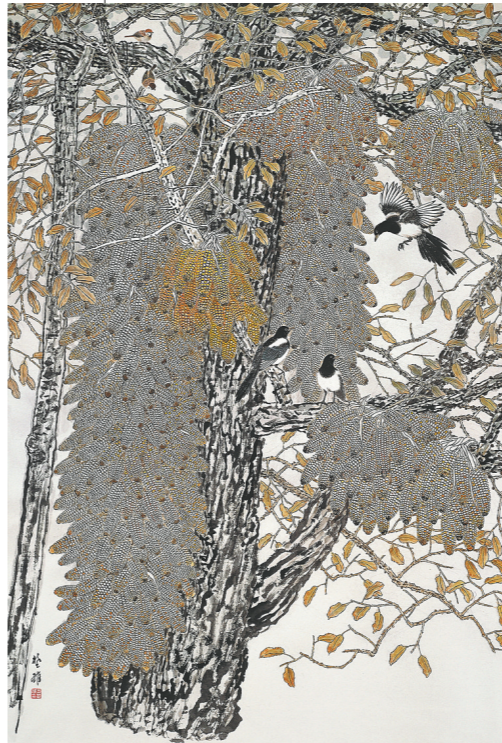
哈尔滨能有西风的流入、外侨的浸染，自然也不差灵性。自新中国初期涌现出的：高莽、高昆、石揖、韩景生、孙云台、张钦若、李秀实、臧尔康，等等，个个是绘画能手，张康是秀逸能品。到了新时代的今天，郑艺(日前去世)、何大乔(何守文之子)也是色调沉稳，笔笔焕发。如果说侨画家在老哈尔滨的教学、传播是丁香灼灼满干树，那么传递遐风的后生新军就是杨柳依依绿一堤。

我在里维埃拉时的雷诺阿喜欢让家里的胖厨娘当模特，每次画完都是那句话：“赶紧的，穿上衣服快去煮晚饭。”想起这句话眼前不禁浮现深褐色、皮肤系着白围裙的胖厨娘跑向厨房的场景。雷诺阿的前前后后有西斯基、高更、莫奈、毕沙罗等一众印象派大家，那时的法国群星闪耀。

其实，那时的哈尔滨也不输法国。1903年毕业于莫斯科绘画学校的格鲁申科来到哈尔滨圣尼古拉教堂，画了哈尔滨

住在那里埃拉时的雷诺阿喜欢让家里的胖厨娘当模特，每次画完都是那句话：“赶紧的，穿上衣服快去煮晚饭。”想起这句话眼前不禁浮现深褐色、皮肤系着白围裙的胖厨娘跑向厨房的场景。雷诺阿的前前后后有西斯基、高更、莫奈、毕沙罗等一众印象派大家，那时的法国群星闪耀。

我中了什么邪喜欢上艺术说不清了。上小学时，我的画画老师叫何守文，我们学校教美术最棒也是长得最帅的一位。三年级的时候，我在粗糙的绘图纸上画了一颗松树：老树枯干，松针片片。一天上午，老师举着我的画给同学们展示。记得当时班级里有一个比疯狗跑得还快的野小子，他的淘气鬼摆着是找茬儿那种：看谁谁不顺，瞧哪哪别扭。何老师器宇轩昂，不紧不慢：“你是要找流氓来揍我吗？我不怕。你找流氓来揍我，我揍流氓。”



喜报丰年(国画)

□方楚雄

青山淡远

□杨伟东

最深、教化最浓的应该是那时举办的一些画展，记得第一次去美术馆看的是香港摄影家简庆福摄影作品展。展览宣传册里的一幅《希望之光》在我的写字台玻璃板下置放了快十年。在每一个晨起背着书包准备上学时，我都会扫一眼那张《希望之光》，它给我的力量是无限的，耀耀的光束也是暖暖的。

时间一晃过去了三十年。去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去美术馆看刘治画展，刘老爷子八十了，满头银发，精神爽健。我驻足在一幅《孤帆远影》的画前，想起画这张画的时候我在老房子身边，他画画的时候我要喝咖啡听摇滚。那天，他没听披头士，听的是麦当娜的《Like A Virgin》，说帆船要扬帆，要清静。凝神注目间，一位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拎着画箱的长者站在我的旁边好像瞥见了远帆上的舵手并喃喃自语着。这时几个大学生赶集似地前呼后拥朝门口奔去：“这画，山不像山，水不像水。”长者看着那些远去的率性的背影，怒声道：“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他妈画一个我瞧瞧。”我侧目看了一眼长者，立在光晕里的拐杖，盈盈、直挺。

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喜欢穿红色的衣服，是红毛衣红T恤，休闲的那种。三四十岁时不穿了，觉得乍眼甚至有点土气还有点嘚瑟。近一两年又变了，喜欢上穿了暗红紫红西洋红，尤其饰物和案头摆件。前几天，我求友人用焦墨浓墨加强墨画黑黑的樱桃谷，我特意强调要在枝丫上或山野间有几颗星星般的红樱桃。我要的不是层层林尽染，是千峰万壑间的落英点点，是茫茫秋烟泛起夕阳光的一抹余韵。

青山淡远，重要的不是青山，是笔底下的朴素和心中的那份悠远。